

漢書門類			
四	四	二	六
一	一	七	八
五	五	函	冊
號	號	架	架

四	四	二	六
一	一	七	八
五	五	函	冊
號	號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5
冊數	6 (2)
函號	280 6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子監事臣李騰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丞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闡闡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變

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獯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

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
宮曰宣訓濟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尙書令楊愔等受
遺詔輔政踈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
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卽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
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太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
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
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
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
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
浴於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

人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
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
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
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妹也孝武帝時封馮翊
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
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
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
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
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

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絙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

卽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搗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卽位立爲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

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事頓辱
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闕隔不得與家相
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
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
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
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
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鳴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
爲皇太后陸媪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劼出婁定遠
高文遙爲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

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
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
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
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
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
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
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
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
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卽時當有
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轡弓纏稍馳入南城令鄧長

顯幽太后北宮仍有勅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
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
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鄭
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
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
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
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
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

深以爲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
悅立爲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
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
爲皇后陸媪旣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
作色而言曰何物親侄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
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
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
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
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

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

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爲胡后造眞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旣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齋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眞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旣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太后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北齊書卷九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高祖十一王

未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洧

任城王潛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
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洧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
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

彭城景思王浚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浹小爾

朱氏生任城王潛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

王潤馮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
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
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
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
杖罰拘禁府獄旣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
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

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
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
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
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
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
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
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
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
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
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

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
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
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
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
睦進曰猛獸安可出亢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
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
雄畧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
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
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

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
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
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勅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
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浹第二子準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
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
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
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
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
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浹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
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
未工戲浹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
更用心浹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
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
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
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
皆自賣糧食浹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
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衆曰
食鷄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

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敕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敕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敕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

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敕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敕未朞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諮陳敕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太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

師錄尚書事洩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洩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勅牽洩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洩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

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

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
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
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
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
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
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
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
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
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
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

文洛尚以故意修飭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
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
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
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
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
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
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
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
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

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
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
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
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
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
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
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潛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
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
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

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
詒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
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
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
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潛頻牧大藩雖不潔已然寬
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
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
史及後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
使劉子昂修啓於潛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群公勸迫權
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

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啓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
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
遣送書并赦詔潛並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擒憲曰
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
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
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
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
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
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
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
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
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
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
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
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劍死也
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
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
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

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

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擿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廻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廻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
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
第二子建德爲後

北齊書卷十終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青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

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槳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

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

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逾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

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
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
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
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
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
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
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
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
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
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

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
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
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上其年十月疾甚啓歸
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
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
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
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
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琿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建金鷄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

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

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

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

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
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
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
蒸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
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
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
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
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
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
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

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八以像武成鞭而
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
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大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
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
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
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
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勦鼠谷乃以
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
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
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

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
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
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
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
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
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
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
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
仰偃則伏人笑之乃嚇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
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

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
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
嗚咽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輓石以禦
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
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
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
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
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
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黎昏遂入進
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

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驥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

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勅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疆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

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
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金賜
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
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
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
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
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
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
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
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
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北齊書卷十一終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布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
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
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
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
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
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
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
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

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
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
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
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
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
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
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
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
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
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

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蹟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讐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婉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厩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
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
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
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
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
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
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
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
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曹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勅字

德曹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
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
書勅字驗與德曹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
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
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
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
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
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
靴諸內叅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
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
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
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
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
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
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
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
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
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
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刷破胡諫
之歛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
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
恣情疆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
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
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鑱綽赴行在所至
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蠟將蛆混看極樂

後主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
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
朝夕同戲韓長鸞間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
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
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
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
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
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勅
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
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
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
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逢任車去牛頓軛
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捧捧之自都鄴後此
儀寤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
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
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
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捧
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勅令駐車傳

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
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
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
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
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
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
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
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悞何能率左
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
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

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
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覿對
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
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
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
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
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
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
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
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

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
勅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
邪王受勅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
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未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
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
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
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
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剝
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
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

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
令萱執刃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
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
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彊曰人
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
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
緣未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
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
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

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

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輦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偁誘執儼元偁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偁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

出至末巷剗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
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
殺之時年廿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
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
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
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
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
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
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
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
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
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
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
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
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

後主窮威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天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

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終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趙郡王琛子獻

清河王岳子勵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
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
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
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
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
九會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
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
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
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
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

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
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
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
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
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
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
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
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
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

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
休務一日獻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
喪母高祖親送獻至領軍府爲獻發喪舉聲殞絕哀感
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慤慤敦譬
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骨立柱而後起
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勅左右不聽進
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獻同案
其見慤惜如此高祖歔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
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
何所嫌而精神不樂獻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

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
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獻
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
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獻留心
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僑所部大治稱爲良
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獻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
城于時盛夏六月獻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
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獻冒
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

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獻乃對之
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
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
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
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獻於是親帥
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
持遇善水草卽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
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
事滄州刺史八年徵獻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
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

軍事獻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
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錡裁下泉源湧出
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獻朝於行宮仍
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
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獻侍中
攝大都督府長史獻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
演等曰田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
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
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
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

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并
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
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
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太宗正卿天統中
追贈獻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真昭華
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獻
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
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
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獻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
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獻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

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
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獻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
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人奏太后
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
百日獻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
人知太后密旨謂獻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
獻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
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
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
切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

酒言訖便出其夜獻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獻良久遂失所在獻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獻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後

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二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清河王岳字洪畧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卽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

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
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
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
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
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
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
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

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
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
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
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
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
請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
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
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
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
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

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爲藩百姓望風讐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

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筭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

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

姝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鳩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輜輶車賵物二千段諡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十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

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
中配亨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
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聞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
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

勸嗣

勸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
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
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
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旣
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

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
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
王門道還京師勸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
猶行暴虐民間鷄猪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勸收儀同三
司荀子溢狗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
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
毀謗耶勸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
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并州遠官
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
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

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卽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

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跖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爲盛德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 十一

北齊書卷十三終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皆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樂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高麗三十四年刊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

一

武興王晉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昌平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末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末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末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

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鷄不入神武乃以末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末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末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末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末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歐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兗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

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
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
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
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
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
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
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
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

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子及踐
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
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
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
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
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
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
雄鷄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鍾
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
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

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
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
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
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
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闕事請
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
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
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
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
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

集文武示以此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
順討逾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
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
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
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
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
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
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
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
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

智不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
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
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
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鄭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
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
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
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
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
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
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鷓入鷓羣宜
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
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
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
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
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
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聞於聽受專行
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
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
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

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歲著隣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十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

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帝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旣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

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
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
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
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
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
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
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
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竝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
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
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

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
晉陽之鄴楊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
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
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
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
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
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
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
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
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

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
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意盈滿
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
尋以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
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
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彥威名太
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
繕寫書日仍勅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
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勅令
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勅武職督將悉

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
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
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
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
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鸞司馬李祖挹別駕
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曾興等疑歸彥有
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
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
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
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志聖

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軍
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鑣逸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
歸彥曰使黃頴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
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
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
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
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
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
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
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

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
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
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
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曾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
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
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
臺尚書令後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
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

信都

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於武
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
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
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叅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
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醢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
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北齊書卷十四終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寶泰

尉景

婁昭子胤

庠狄干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
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
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
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
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游蓂產子必易便
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
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
骸骨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
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

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
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
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
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
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
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
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
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

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庠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庠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

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胠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

濕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羸武天保初封厓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隣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粲父爲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

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恒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卽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河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

郡公受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旣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

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畧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

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獻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厓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

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

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爲性嚴猛
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
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
太宰給輜輶車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途上
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
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于皇建初配享神武
廟庭子敬伏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
隣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
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
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

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
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
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
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
不拾遺凡有細過必深文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
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
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
異之別齎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
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
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

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撈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
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
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
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
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
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
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
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
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
文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
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郡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喜怒不
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
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
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兆於赤碭嶺再遷秦州刺史甚
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
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喜歎
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
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
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

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
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
鉞太宰太師諡曰肅武皇建初配饗文襄廟庭子晉明
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
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
恨儉率朝庭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
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
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
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

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
長寬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
爾朱榮爲別將討元顯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
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
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
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
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
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改封金門
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柵等時帝以懷州刺
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

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
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嶠陝遣
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惲從鼓鍾
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
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
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
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
州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
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
子晃沈密謹慤以清淨自居尚公上拜駙馬都尉武平
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
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
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北齊書卷十五終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段榮 子紹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

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爲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爲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爾朱榮後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爲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相州事後爲濟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秦州事榮性溫和所歷

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元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諡曰昭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爾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

衆者得衆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邙山之會搢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詔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詔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

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廻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繼母弟寧安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詔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爲公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

無出孝先仍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
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
荷卽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
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
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祕不發喪
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韶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
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韶
留鎮晉陽別封真定縣男行并州刺史顯祖受禪別封
廣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
母梁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梁氏爲安定郡君又以

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大保三年爲冀
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
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
動五年二月詔徵韶討之旣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
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
復有尹思令率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
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
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
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雋堯雄示等圍守宿預
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

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
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
必走卽廻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
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韶遣辯士喻
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韶與行臺辛術等議且
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
等並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
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
陸法和韶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皇建
元年領太子太師太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

冀州詔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
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仍蒞并州爲政舉大綱不存小
察甚得民和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羗夷與突厥合衆
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
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旣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
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肅
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
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
積雪旣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
矣旣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其餘通宵

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毋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毋并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旣爲毋請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卽送其毋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和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旣得毋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韶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

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羗闕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韶南行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乃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毋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

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卽奔遁盡棄營幕從邛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

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

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
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
月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詔登山
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
詔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
重澗險阻全無走路唯恐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
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
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
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詔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
陵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溫明祕器輜

輅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
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兗梁洛晉建十二州
諸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謚曰忠武詔出
總軍旅人參帷幄功旣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
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
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
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
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
氏因沒官韶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
賜之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

并省承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
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
初尚穎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
兗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
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
饒州刺史韶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
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
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河清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
以父頻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
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左

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韶第三子
德舉武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
等謀逆誅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
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韶第七子德堪武平
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榮第
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叅軍事
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
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
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宗孝王家宿
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

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釜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廻取事悉聞徹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徐齊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卽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鑿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

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薦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勅濟京城北墮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鄴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章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

後尤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
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有勅追還
孝言雖黷貨無馱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
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
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躋者亦時有乞遺
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後加
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
稱焉詔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以留臺
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

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
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惡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
歟

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北齊書卷十六終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斛律金子光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勅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壯
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
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
貴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

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
送茹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後瓌入
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逾金擁衆
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
州請降卽授第二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
周所破部衆分散金與兄平二人脫身歸介朱榮榮表
金爲別將累遷都督孝莊立賜爵阜城縣男加寧朔將
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頗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
及爾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庠狄
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

恒雲燕朔顯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別討李脩破之加
右光祿大夫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介朱兆太
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
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
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
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庠狄干等
討復之元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
使金徑往太州爲犄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
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
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

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統劉豐大汗步薩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密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會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

景金率衆停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還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會攻潁川事平復使金率衆從嶧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關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還帝幸肆州與金

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蕃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撓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

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朝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二年薨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

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汾十二州諸
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尚書朔州刺史曾長王如故贈錢
百萬諡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
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
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卽擢爲都督世祖爲世子引爲親
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
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
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
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

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尋兼左衛將軍進
爵爲伯齊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
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還除
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爲
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
雋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
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廻公斬
之栢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
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皇建元年進爵鉅鹿

郡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肅宗以光世載醇謹兼著
勳王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左僕射
食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
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
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
騎三萬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逐北遂入其境獲二千
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
千餘匹是年冬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
公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叱雄等衆稱十萬寇洛陽光
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

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
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
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
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
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任秋除太保襲爵咸
陽王并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幹
遷太傅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
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
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
盧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桀衆大潰斬

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檢
跋顯敬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
路軍還行次安鄴憲等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
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
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
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
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獲馬千匹
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
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顯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
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並來

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戍十有三所周
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
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
郡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
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
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
于廣畧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
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勅令便放
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
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

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已賂光從奴而問之曰相王瞋孝徵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柵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舌斥已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

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勅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
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
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云軍逼帝
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
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懼恐卽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
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
遣使賜其一駿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
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
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於是
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發

詔盡滅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仗
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
失律深爲隣敵所懾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
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
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光有四子長子武
都歷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梁究二州刺史
所在金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
之次須達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
儀同三司次恒伽假儀同三司金賜死光小子鍾年數
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軍

美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推
爲開府叅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
封大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別封顯
親縣伯河清三年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
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
境美總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卽
遣使求款慮其有詐且喻之曰公輩此行本非朝貢見
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
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美始
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美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美

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厓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
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
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粱水北合易
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
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並被起復任還鎮燕
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
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美
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
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
年秋進爵荆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勅使中領軍賀拔

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
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
美伏恩等既至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美曰
勅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於長史廳
事臨終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
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世曾伏護餘年
十五已下者宥之美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
以下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
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醫術之士爲美
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美及

光金少工騎射其父母日令其出畋還卽較所獲禽獸
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美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
蒙賞美或被挫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着箭
豐樂隨處卽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
金兄平便弓馬有幹用魏景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
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賓北討軍敗爲
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
衆南出至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爾朱
榮待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領民會長高祖起義以
都督從稍遷平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

縣伯尋進爲侯行律州刺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
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爲燕州刺史入兼左衛
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景度江
詔平爲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雋左衛將軍庫狄伏
連等畧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
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顯祖受禪別封美陽侯行兗州
刺史以贖貨除名後除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拜特
進食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拜護軍後爲
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欵之至
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
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符道家
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畧
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
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
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旆而用
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
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
關之策而世亂讒勝加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
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

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鄰報讐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贊曰趙趙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興纒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北齊書卷十七終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初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音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

中都督雍華岐幽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贈騰父機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尉公尚書令冀州刺史騰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爾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爲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逾將害督帥騰知之密啓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晉州騰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爾朱兆率衆追高祖與兆宴飲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明日

兆復召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策騰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於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

以高祖腹心人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
端漸至垂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已遂潛將十餘騎馳
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
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
事天平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
空尚書令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
將討之騰性佞怯無威畧失利而還又除司徒初北境
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
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冀
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

徒武定中使於青州括浮逃戶口遷太保初博陵崔孝
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
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
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
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附高祖契闊
艱危勤刀恭謹深見待信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
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已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
非貨不行府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在
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
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

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
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
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子鳳珍嗣
鳳珍庸常武平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
水郡守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贈司
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後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爲從弟仍
云渤海蓊人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沈有志氣魏汝
南王悅爲司州牧以爲戶曹從事建義初釋褐員外散
騎常侍與行臺于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爲行

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
引爲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爲大行臺
右丞魏中興初除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鄴
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太昌初除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
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
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
降已四階讓兄騰金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
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
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

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艱解任尋
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
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
得均平又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
城周廻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
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礮礮金有利於時
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
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
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
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

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
之奏請檢括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誼囂隆之懼而止詔
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武定中爲河北括戶大使追還
授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尋兼侍中續出行青州事追還
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太保時世宗
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於尚書省大加責
辱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
監國史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
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之
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

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初
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
隆之啓顯祖並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齒委以政
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
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顯祖以其受任旣重知有寃狀
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
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
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
侮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
銜之因此遂天發怒令壯士築百餘下放出渴將飲水

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年
六十一贈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大保
冀州刺史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
雅縉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
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旣多猜害追忿隆
之誅其子德樞等十餘人並投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
屍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絕嗣
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
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
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

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金
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
王模世子保晉亂出奔梁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於
雲中其自序云爾父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
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
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爾朱榮所禮遇假以
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監
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
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遙縣子邑三

百戶仍爲大行臺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說時事數遣
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
榮遣子如間行人鄴助加防守葛榮平進爵爲侯元顥
入洛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
州事顥平徵爲金紫光祿大夫爾朱榮之誅子如知有
變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
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
天下恟恟唯彊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
北卽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出其不
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觀聽懼

我威彊於是世隆還逼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戶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舊疑慮出爲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啓賀仍敘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叅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旣豪爽兼恃舊

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典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叅預直以高祖故舊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厲改甚有聲譽發摘姦僞寮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邑二百戶齊受禪

以有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金加欽愛世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世宗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乃啓顯祖言其罪惡仍勸誅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顯祖引子如數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物一千段謚曰文明子消難嗣尚高祖

女以主婿貴公子頻歷中書黃門郎光祿少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爲御史所劾又於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譖訴之懼罪遂招延隣敵走關西子如兄纂先卒子如貴贈岳州刺史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衛將軍潁州刺史世雲本無勳業直以子如故頻歷州郡特叔之勢所在聚斂仍肆姦穢將見推治內懷驚懼侯景反遂舉州從之時世雲母弟在鄴便傾心附景無復顧望諸將圍景於潁川世雲臨城遙對諸將言甚不遜世宗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於北邊侯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

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字仲慶少好學美風儀
天平中子如貴盛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
別封須昌縣公廻受膺之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
元景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
世淪滯不齒乾明中王晞白肅宗除衛尉少卿河清末
光錄大夫患泄利積年不起至武平中猶不堪朝謁就
家拜儀同三司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
與揚子雲周旋齊亡遂以利疾終時年七十一膺之弟
子瑞天保中爲定州長史遷吏部郎中舉清勤平約遷
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乾明初領御史中丞

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
瀛州刺史諡曰文節子瑞弟幼之清貞有素行少歷顯
位隋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子瑞妻令萱之妹及令萱
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懷州刺史諸子亦並居顯職同
遊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同廻太府卿同憲通直常侍
然同遊終爲嘉吏隋開皇中尚書民部侍郎卒於遂州
刺史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
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
以治亂爲懷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

或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責以驕縱厚
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馱豈易間焉孫騰牽
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並是潛
德寮案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相
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
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
有足稱也

贊曰閔散胥附蕭曹扶翼齊運勃興孫高陳力黷貨無
馱多慙袞職司馬滑稽巧言令色

北齊書卷十八終

